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三



詳校官原任主事_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三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三

宋

依通鑑晉紀
例不書南

皇帝

高宗南渡遷都依
晉元帝例加序

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即位于

南京後遷都臨安

本餘杭郡南渡後升
臨安府為行在所

丁未建炎元年夏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于南京

是為大
高宗

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
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
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

字伯山燕懿王
德昭五世孫

知淮寧府聞

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
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叅議官子崧又

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並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

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

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
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

臍悔無及矣徐秉哲
從旁贊之邦昌不聽

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

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
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
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
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
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
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
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急行天討興復社
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

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

韋淵

韋賢妃之弟

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

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
澥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
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
家還京辨儀物皇后命太宰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

俾王嗣統

畧曰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纏宮闕禍及宗祊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

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濟州父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

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

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

字藏一蔡州人

來言南京

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

天府既發濟州廊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

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

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

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

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
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
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
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禎子孫更不
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張時泰曰高宗即位伊始而
用非其人初政蓋可見矣

邦昌人臣稱帝
僭逆顯然雖已
畏禍自歸豈得
原情廢法乃潛
善輩心存左袒
竟以金人所脅
因為解釋而高
宗亦使以異時
金人有詞為懼
非惟不聲罪加
誅轉位以三公
尊之王爵刑賞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母韋氏為宣和皇
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

注見前

王五日一赴都堂參

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
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
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
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

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顏岐奏論公然請視金人所喜惡以為黜陟高宗不過以已躬諷喻而不能示之顯罰其乘繫苟安無振作有為之意已可概見矣

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貶寧江

今四川夔州府宋為寧江軍

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

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

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及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

所中丞顏岐

字夷仲魯人復之子

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

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

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

法

遣馬忠追擊金軍

尼瑪哈等既去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碩格

舊作

詔合今改

後仿此

屯真定洛索圍河中蒙克

舊作蒙哥今改後仿此

進

據磁相托卜嘉園河間帝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

敬欽兩朝一切
委靡不振則致

于亡李綱欲悉按圍城中不能執節之罪非惟申嚴臣子大防且藉此可以飭憲紀而佐維新之治呂好問詭辭沮止不過以曾受偽職冀為自免地耳視從逆為無關輕重且倡為艱難舍垢之言峻法滋懼之說則是怙終文過其心更不容誅矣

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

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

曰王業艱難政宜舍垢絕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

公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于
遠州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安置邦彥于潯州徙敏柳
州懋英州稅虛中望之鄴皆以請割地安置廣南諸
州又以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
言誣謗著于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于
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已而御史中丞張浚復
論耿南仲誤國罪帝曰

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遂安置南
雄州而死續綱目于南仲之竄與邦彥等連名並
書考宋史南仲安置南雄在是年八月不可合為一
事今于綱內削南仲名而附注其事實于目之後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在金軍不食死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
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

明日扼吭而死

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何泉
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

金人破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

建室見于金史
列傳而宋史乃
作婁宿二史成
于一人之手不
應彼此互異至
續綱目他處皆
從金史作室惟
此仍依宋史更
不免前後參差
按宇文懋昭大
金國志亦作室
懋昭金人其稱
名自為可據而
昔人編校之疎

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

帥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

河東北及河中府詔止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

止至是金洛索

按洛索原作婁室已見前茲因宋金二史及續綱目互異經

御批

正謹為

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

昌元人

力戰外

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與其子致厚

皆死之金人復陷單密二州

以宗澤知襄陽府

亦概可知因考
覈以訂其舛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

青州人

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

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

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

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

謂中國之御四夷能

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

可議

二曰議巡幸

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大舉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

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

三曰議赦令

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

宜悉

四曰議僭逆

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

典刑垂戒萬世

五曰議偽命

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

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

六曰議戰

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

紀律信賞必
罰以作其氣

七曰議守

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

衝

八曰議本政

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

九曰議久

任

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

十曰議修德

謂上

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

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

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

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

邦昌叛宋之罪
高宗寧獨不知
乃聞李綱討賊
之說猶必歷詢

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
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
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
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
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
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
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
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

宰執豈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蓋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扶可據之勢將不利于已故當其遣使奉迎時尚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竄放特因守綱執持大義

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

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

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

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並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于高梅

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左正言
鄧肅請

分三等定罪博文紹以
撰勸進文及赦書坐貶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知公論所在不
得已而行之耳
他日邦昌既誅
旋即官其親屬
雖藉以悅金而
其隱曲亦從可
尤甚可鄙也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
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
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
諡忠愍安國
延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
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及
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

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于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益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

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復一郡者

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
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
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
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

因奏用之

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
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

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
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
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招
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又詔陝西山東諸
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
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子勇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河北河東赦令
久已不及一旦
德音遍布人情
曰應翕然但謂
因此而間有奏
及及金兵引去
則不免粉飾太
迥且此已云高

小從李綱言廣
小德意未幾而
不澤復以刑部
司揮不得騰播
必文于河陝為
口已自相矛盾
見紀載之不
八盡信矣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
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
之事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
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
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
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

是時尼瑪哈專權金主不能令守虛位而已幹里雅
布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尼瑪哈未之許會幹
里雅布卒
事遂中輟

立沿河江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
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
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

帥府置水兵二
軍要郡一軍立

軍號曰凌
波樓船軍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

字誠伯河
間樂壽人

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慙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
慙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
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
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慙建言三河之民怨
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
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

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

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
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

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
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

張愨官樞府首
尾一年所與同
列者黃潛善汪
伯彥諸奸皆欲
深鋤異已愨苟
少以名節自持
則議論之間必
當立見齟齬乃
周旋既久未嘗
失根則平日之
依違固位已可
概見且因劉豫

功或藝彊及都總首滿
三年無過者並補正官
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

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愨善理財
錢穀利害

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風節然議論
可否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明年卒

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

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贖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

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

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

鄉曲情誼上薦
于朝遂啟偽齊
悖逆之漸尤不
免于結黨樹私
史稱其諤諤有
大臣風節誠何
謂耶

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于陛
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
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
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
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
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

宗澤忠義凜然
屢戰克捷奉命
留守東京賴以
保全而前後所
陳諸疏正論侃
侃亦皆發于忠
愛實為宋室純
臣且能拔岳飛
于刑罪之中遂
成中興名將其

播教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
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
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
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
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
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
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
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

明識尤有過人者

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
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
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急歸京師
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
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
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
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于人
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

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
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
收復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
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
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于
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
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
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
法將刑澤一見

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彊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

房瑄陳濤斜之
敗悞在用車歲
宗時邢恕蔡京
輩不知覆轍是
懲復建兵車之
議差運勞擾大
為民患宗澤夙
號知兵李綱達
于事理何以亦
有此舉雖其制
用人推引與瑄
之仿古法駮駕
者稍異然迂緩
繁重馳突之捷
不如騎兵擊刺
之便不如步卒

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

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

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車製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

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兵器發車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李綱欲用所以其前論黃潛善因從容與潛善言之

使所冒死立功抵罪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

宋南

即盡其用亦止
宜于守而不利
于攻且當日徒
有創造之煩未
聞一收其效史
謂渡江後沮如
險隘之地車無
所施尚以綱之
法不及竟用為
惜豈知即用于
中原亦適以示
弱而不能制勝
書生怯懦拘墟
徒以捍蔽為足
恃而昧于奮勇
制勝之方真不

渡後以直閣為庶官任藩閫
監司者貼職亦謂之借職
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

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
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
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
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
司河北盜賊益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
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
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

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

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

字子才
上黨人

為都統制時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
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
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
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
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
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

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
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
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擾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
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
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邦昌僭偽之議
因齊愈書名而

定其罪固無可
寬然視王時雍
吳玠莫儔范瓊
之甘心從逆者
情稍有間前此
貶竄逆黨齊愈
既已漏網即欲
追論其事亦當
與時雍輩一律
處分乃李綱惡
其妄言時政遂
爾重翻舊案寘
之極刑實不免
為私意所累且
巨憝尚止投荒
附從反行肆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
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嗾齊愈者竊其草
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
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
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于
東市

以范致虛知鄧州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

輕重失倫他日
張浚劾奏遂據
為口實不得謂
非綱之自取也

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
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
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遷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
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
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
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
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
將蠶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

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
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
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
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蹕乃還
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
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
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
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

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
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
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罷四道都總管

閣門宣贊舍人曹勛

字公顯
陽翟人

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閣門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
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
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

曹勛間闕昌險
遠致手書高宗
苟篤念親闈自
當酬以爵賞留
之左右以備詳
詢即其建議由

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
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舊約藏
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
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
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
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
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海道迎還策雖難行而言實無罪何執政必欲置之外地高宗亦且棄之如遺乎蓋奉迎之說本非其所樂聞助首陳正論而損斥隨之其隱微于是不可掩夫

自宣和末羣盜蠡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從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

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分

討之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

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時又有關中賊史彬僭號稱帝進犯興州

又趙萬張遇皆以潰軍為盜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
遂陷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洲遇自淮西渡江縱
掠池州驅丁壯以益其軍未幾王淵誘萬誅之明年
淵復招降張遇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史彬寇漢中
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遣吳玠擊斬之曲
端字正甫鎮戎人吳玠字晉卿隴千人徙永洛

金初稅牛具

續綱目繫于靖康元年十月
二月今依金史太宗紀

每牛三頭為一具每具賦粟五斗

八月杭州軍亂

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
命御營統制辛道宗討之兵潰于秀州尋以王淵為

制置賊盜使淵入杭州執通等誅之

陳通之叛也知秀州權兩浙提

刑趙叔近以數騎入城中諭以禍福衆感服叔近因請赦之臺諫不可事遂寢已而王淵兵至淵與叔近有宿憾既誅通遂誣叔近通賊奪職拘于州以朱芾代之芾殘虐軍民怨憤明年小校徐明囚芾奉叔近領郡事叔近撫定之請擇守臣于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將也希淵旨以叔近從賊遽殺之明等見叔近死乘城縱火俊斬關入捕明送行在後臺臣有訟叔近死者詔贈官趙叔近秦悼王廷美

五世
孫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黃潛善汪伯彥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

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于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

傅亮奉命經制
不知勵衆邁征
徒爾逍遙曠日
已不得謂之盡
心王事不過畏
懼金兵不敢輕
進託言持重耳
如此怯懦之人
矣堪復膺重寄
乎綱特以已所
用曲為迴護
恣色力爭則不
先因私廢公矣
且後此永興淪
陷亮首先奪門
山降綱暗于知

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
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
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
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鑑靖康大臣不和
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
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
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
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

八其能無悔于
心乎

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
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
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
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
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
而退或曰公決于進退于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
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
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

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
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
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
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
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
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字德明
崇仁人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

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
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
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
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
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
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
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
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

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
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
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
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
流涕

許翰罷

李綱既罷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
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

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
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

九月封子粵為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注見前進次太行太行

第三陘曰白陘在衛輝府輝縣西

金人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注見前

彥帥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

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

遂復新鄉明日戰于侯北川

亦曰侯趙川在輝縣西北有闕重山四障險隘

天

成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

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

將托卜伊勒呼

舊作耶烏今改後仿此

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

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

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

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

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

獨保共城西山

即太行山

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

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

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

文獻通考王彥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曰

誓殺金賊不負趙皇故號八字軍與此稍異

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

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

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

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

邦昌當誅之罪
力僭逆時已無
可寬使早肆市
朝申大義于天
下豈不足以快
人心而勵臣節
乃因循不斷顯
戮久稽至此乃
假曖昧之事令
自引決高宗此

張邦昌伏誅

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
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
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
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
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
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

舉可為兩失之
夫

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盡陷河北州郡

多昂摩陷河間府雄州達蘭

後改名昌穆宗之子舊作達賈今改

破祈

保州永寧順安軍

二軍皆宋置永寧今保定府蠡縣是順安今保定府高陽縣是餘注

俱見前

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破

冬十月帝如揚州

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

水軍許景衡

字少伊温州遂安人

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

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暨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極言京師不可棄黃潛善汪伯彥贊議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于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破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

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

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
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
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
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
姦臣之口以快天下
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一月竄故相李綱于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

今瓊州府萬州
宋為萬安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詔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倫出應詔乃假倫

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

字少章徽州婺源人

副之至雲中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

說百端尼瑪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

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

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見並遷于霽郡霽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攜其家棄城走軍

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下遂破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瓌引兵遁蜀

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

楚赫等攻漢上鄂爾多

後改名宗輔金太祖之子世宗之父按鄂爾多舊作訛里

多今改後仿此

烏珠

後改名宗弼太祖第四子按烏珠舊作兀朮今改後仿此

自燕山由

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埒緝

海蘭路烏勒呼多惟山人舊作蒲盧

渾海蘭路烏勒呼多懼山舊作曷

軍趨淮南洛索與

薩里罕

和勒博散之子後改名果舊作撒离喝和勒博散舊作瑚魯補善今改後仿此

哈富

舊作黑鋒今改

自同州渡河攻陝西尼瑪哈至汜水關孫昭

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
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
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羅索
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破
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驥

字潛翁信州玉山人

赴井死遂破潼

關王瓌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戊申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人破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

字直夫眉州丹稜人

死之

京西州郡皆破

尼瑪哈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尼楚赫急攻之致
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
鬪矢如雨下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
備巡幸儲侍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破襄陽均
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

州趙伯振

太祖八世孫

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

宋史

忠義傳作汝陽丞

皆不屈而死

金將烏珠侵東京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鄭抵白沙

鎮名在開封府中牟縣西

去汴京密邇都人

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
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
果敗尼瑪哈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

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

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

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

澤部將張撓往救之撓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

撓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撓急

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

知滑州金自是不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

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

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
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
澤復上疏請帝還京臣為陛下保護京師自去年秋
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
戴不報澤威聲日著
敵聞其名常尊憚之

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

字聖任眉州彭山人

死之

洛索既破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
使錢益調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成
克成報之曰汝能殉國吾含笑入地矣及金兵圍城

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

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

存中之祖

提舉軍馬程

迪

字惠老開封人

提點刑獄郭忠孝

字立之河南人遠之子

轉運副使

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畧主管機宜文字王尚等七人

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

字巨濟相州林慮人

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

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

久之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事在

明年十
二月

金人破濰州知州事韓浩

琦之孫

死之

鄂爾多使多昂摩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破與
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金又入青州尋棄去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
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

字彥游景州阜城人

知濟南府

汪黃誤國朝野
共知自李綱罷
相廷臣遂無敢
抗論其過及陳
界以諸生言事
允誅衆人益復

相結相戒成章
以宜豎之微乃
肥直陳無隱可
謂庸中佼佼然
工楊園興詠于
寸人朝局益不
可問矣高宗猶
以怒其訐直輒
投荒何其迷
不悟耶

豫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

注見前

張

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

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金人侵熙河都監劉惟輔

涇州人

逆擊于新店

地名在秦州西

破

之

考宋史高宗紀新店之戰在是年正月張嚴之敗在四月續綱目併書于二月而于三月尼瑪哈焚西京

條目云尼瑪哈道間嚴已死則嚴之死又似在四月以前本紀所書恐不足據然新店之戰則在正月無疑今

依之書綱而以張嚴之死分注目下

洛索既破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績降兵勢益

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
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稍
刺其帥哈富洞胸墮馬死金人奪氣既而深更檄隴
右都護張嚴往
追之嚴追洛索至鳳翔境上銳意擊敵至五里坡洛
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
之五里坡
在鳳翔縣西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聚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
人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

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
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
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
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金人破淮寧知府向子韶

字和卿
開封人

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
未至城破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

皆遇害

事聞賜諡忠毅初金兵至淮寧楊時
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

在正定府贊皇縣東山有五馬

石因名

奉信王榛

徽宗第十八子

以總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三月金尼瑪哈焚西京而去統制官翟進

字先之河南伊陽人復

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

尼瑪哈聞張巖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洛索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

赴西京捉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珠屯河陽以待之
翟進得以其衆復京西宗澤奏進為京西北路安撫
使詔從之尼瑪哈在道聞張嚴已死遂自平陸渡河還雲中既而烏珠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
迎戰而敗世忠收餘兵南歸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遂入洛陽金師益至斧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烏珠等聞尼瑪哈渡河亦留兵戍河陽北還

知中山府陳邁為其下所殺金人遂破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乘刃入府害

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碎裂之
身首無餘城破金人見邁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夏四月金洛索侵涇原經畧使曲端使吳玠擊之洛索
敗走同華

洛索既破張巖勢益張引兵侵涇原曲端使吳玠逆
擊于青溪嶺在平涼府涇州西南士殊死鬪大敗之金人遂東

走同華

石壕

鎮名在陝州東南唐杜甫詩暮投石壕村即此

尉李彥仙復陝州

李彥仙以一尉而能破五十餘

壁可見忠義激發人人足以自矜彼為大將擁重兵而望風奔潰者實彥仙之非人也

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峽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知陝州兼安撫使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陞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除兼侍講以老連章兩外遂以龍

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

既而以本官致仕初時在東郡先達陳瑾鄒浩皆以

師禮事之既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

則儒謂高宗非
不知和議之不

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
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
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
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
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
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
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

恃恐二帝果
于已有不利耳
言實洞見其
肺腑李綱宗
等屢請還京
之懇切而卒
見聽及一聞
王入汴即有
日還京之詔
枕警則甘心
之于兄弟則
袂爭之其忌
出于天性乃
前論固不為
當也

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
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
還京既而不果

許景衡罷尋卒

諡忠簡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
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
衡行至瓜州得暍疾卒

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
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

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
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
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
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
並記數各取通定高下

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
卷奏定帝曰取士當務至公

豈容以已意升降
自今勿先進卷

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

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
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
曰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
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
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

字公美
燕京人

俱掌制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時得報金人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
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

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

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

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

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州等王再興等自鄭州趨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沙店城名在衛輝府滑縣

西
南

金洛索大掠而東遂破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

字子尚慶源人

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

河東經制使未幾錢益聞金破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郿延攻康定

金史地理志郿州宋置康定軍節度

庶急

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

在西安府同官縣東北兩岸峻

削道從石峽中行至為險阻舊設金鎖關于此

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曲端乘

其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

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寇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

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洛索還軍破之

既而詔以

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會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遺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賊挫銳于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

亮不聽

六月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

諡忠簡

以杜充

字公美相人

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
 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
 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吾死無恨眾皆
 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而卒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澤子穎居戎幕
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
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于是豪傑離心
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未幾楊進丁進王善等
相繼皆叛楊進掠汝洛

間衆至數萬翟進擊之追奔數十里馬驚墜塹為賊
所害已而楊進南走翟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
餘衆悉潰丁進寇淮西劉正彥誘降之尋為王淵所
誅王善與叛將張用駐京西兵馬連亘光壽千里不
斷所至擄掠一空 翟興字
公祥進之兄劉正彥法之子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于是
帝作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
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後紹興元年復
作大宋中興寶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
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
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

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

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趨使上道伸怡

然襤被而行竟卒道中聞者寃之

伸學于程頤勇于為義每曰吾志在

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奪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以趙子砥

太祖後令珣之子

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

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

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

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
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

字伯友雄州歸信人

叛詔江淮制置使劉

光世討之

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已而成黨

郭仲威攻陷淮陽成轉掠淮北陷泗州遂據其城帝降詔撫諭命成知泗州事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仍及官屬時又有淮盜劉忠攻陷舒州通判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斮而食之事俱在明年

金主廢宋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遼置元省故城在今
奉天府開原縣東北

二帝赴上京金主命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
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
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
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
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達蘭以居達蘭亦厚待之
九月金將鄂爾多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尼瑪
哈南侵

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
及行授密旨使稽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
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鄂爾多恐擴以援兵至
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榛亡走
不知所終鄂爾多既破諸砦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
會尼瑪哈未至鄂爾多敗擴軍于清平尼瑪哈聞之
遂由黎陽渡河與鄂爾多會兵以攻澶濮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浚前此劾罷李
綱力為汪黃之
地已屬巧于迎
合而建都杭州
之議復首自浚
倡之蓋高宗意
在幸浙浚已窺
測而知故婉言
之以發其端正
其工于立說耳
然後他日銳意
出師尚知盡心
國事而致身之
始乃由詭遇豈
非熱中之為累
乎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詔孟忠厚

字仁仲
隆祐太

后兄 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

扈從都副統制

知濮州楊粹中

正定府人

襲破金尼瑪哈軍十一月金人破

濮州粹中死之

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

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哈跣足

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破粹中被

執竟不屈而死

是月金烏珠破開德府守臣王棣死
又破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
趙

不試太宗
六世孫

金洛索破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

漢縣

屬上郡後魏徙置于此地
郡故城在今慶陽府寧州

不進

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
之何令還端涇原時金洛索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
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

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

今陝西葭州宋元
符初置晉寧軍

侵丹州

注見

前又渡清水河

注亦見前

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

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

宋縣今屬邠州

庶日

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

兵迂道自邠之三水

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徙置于柁邑今縣屬邠州

與玠會

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

府王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

唐縣今屬延安府

延

安已破

通判魏彦明不屈而死彦明開封人

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

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

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

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

兆乃去

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已去追

之不及張中孚

字信甫張義堡人

金始撰國史

女真初未有文字尼瑪哈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

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

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延

後改名勗字勉道穆宗英格第五子
按烏頁舊名烏野今改後仿此

與耶律迪延

舊作迪越

今改掌之

以魏行可

建州建安人

假禮部侍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
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
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

郊大赦

金人侵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

字彥猷衛州建安人

拒却之知府

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
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和抑其所請金忌徽言
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
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
金人洛索聞之執可求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
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

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未走徽言引兵擊金人大敗之斬洛索之子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達蘭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郤之達蘭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金鄂爾多破北京提刑郭永

元城人

死之

鄂爾多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

遮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
絕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破益謙與轉
運判官裴億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
以永不從為辭鄂爾多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
曰不降者我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
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併其家屬皆
殺之

高宗信任汪黃
幾如宣和之寵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用京輔惟時可
求劉豫相繼叛
降李成劉忠共
起為盜而河北
山東諸郡縣多
入于金皆事之
顯而易見者乃
因二人勝或置
若罔聞聽其擅
權恣橫方自詡
命相得人莫資
左右輔弼之益
愾督若此豈復
可望其有恢復
中原之志哉

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
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而潛善伯
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
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
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尼瑪哈破襲慶府

今兗州府宋政
和中為襲慶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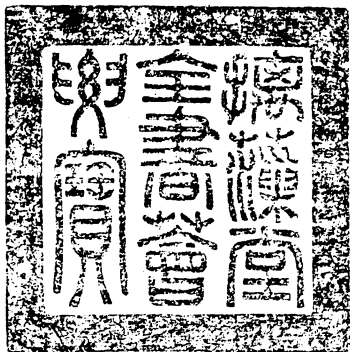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

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
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
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民兵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馬錦